



# 名词转动词的语义基础\*

——从动词视角到名词视角

宋作艳

**提要** 名词转动词研究经历了从动词视角到名词视角的拓展,前者关注名词在动词的论元结构中担当什么论元角色,而后者关注动词在名词的物性结构中担当什么物性角色。本文探讨了引入名词视角的意义和两种视角之间的关系。名词视角可以揭示什么样的名词易于转用为动词,也可以揭示名词与动词之间的语义映射关系,尤其是事物功用与事件目的之间的互通性;这一视角具有跨语言的普适性,不仅适用于名转动,在含动词化词缀的名源动词中也有表现;还有利于解释名源动词的意义泛化、多义性、不同语言间的共性与差异以及动转名等问题。两种视角互为补充,名转动是物性结构与论元结构互动的结果:动词化是物性结构驱动的,但哪个物性角色被激活以及如何实现为动词又受制于论元结构。

**关键词** 名转动 名源动词 物性结构 论元结构 互动

## 1. 引言

名词转动词现象(noun-to-verb conversion,下称“名转动”)在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已在生成语法、认知语言学等理论框架下得到广泛研究,涉及名转动的手段、名源动词(denominal verb)的语义、分类、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及其原因等。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原生名词(parent noun)与名源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它涉及为什么有些名词容易转为动词,而有些名词一般不能。以往研究主要从动词语义出发,看原生名词在名源动词的论元结构中担当什么论元角色,名源动词的分类基本上就是格的分类,如处所动词、施事动词、工具动词等(Clark & Clark, 1979)。Hale 和 Keyser(1992、1997)进一步提出名源动词是原生名词从论元位置通过移位和句法合并推导出来的。尽管不少学者(如 Clark & Clark, 1979; Kiparsky, 1997; 徐盛桓, 2001)都曾提到,动词化受原生名词语义的制约,但因为对名词语义的内部结构缺乏细致描写,到底哪些语义成分在动词化中起作用,一直未有定论。生成词库理论(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中的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提供了名词语义结构的描写框架(Pustejovsky, 1991、1995),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基于这一理论,前人分别对西班牙语(Schroten, 1997)、英语(Joh, 2001; Nakatani, 2003; Baeskow, 2006; Jun, 2009)、汉语(宋作艳, 2013; 任荷, 2014)和意大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语名词语义—语法双向互动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5YJC74006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初稿曾在“第六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青年长江开放论坛”上宣读。承蒙袁毓林老师、徐杰老师赐教,《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也极大提升了文章的质量,一并谨致谢忱。文责自负。

利语(Fabrizio, 2013)中的名转动现象做了分析,发现名词的物性结构信息是其动词化的语义基础。

物性结构概念的引入使名转动研究正式走向名词视角,此视角与动词视角完全相反,从名词语义出发,看名源动词在原生名词的物性结构中担当什么物性角色。目前相关研究还停留在语言事实描写上,未上升到两种视角的理论层面,更未厘清两种视角的关系。因此,对名词视角研究的优势和理论意义尚未有系统证明,对名词义如何实现为动词义也缺乏解释,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下文首先介绍研究视角的转变过程,然后证明物性结构在名转动中的语义基础作用及其与论元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后通过更多语言的实例证明名词视角的普适性,再之后证明名词视角可以对相关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最后进行总结。

## 2. 从动词视角到名词视角

关于名源动词的语义来源,经典的研究是 Hale 和 Keyser(1992, 1997)对处所动词(location verb)和放置动词(locatum verb)的分析。处所动词由指示放置地点的名词转化而来,如(1b)中的 corral(圈);放置动词由指示被放置物的名词转化而来,如(2b)中的 paint(漆)。汉语中的“圈(juān)”和“漆”也分属这两类动词。

- (1) a. Bill put the horse in the corral.      b. Bill corralled the horse.  
(2) a. Bill covered the wall with paint.      b. Bill painted the w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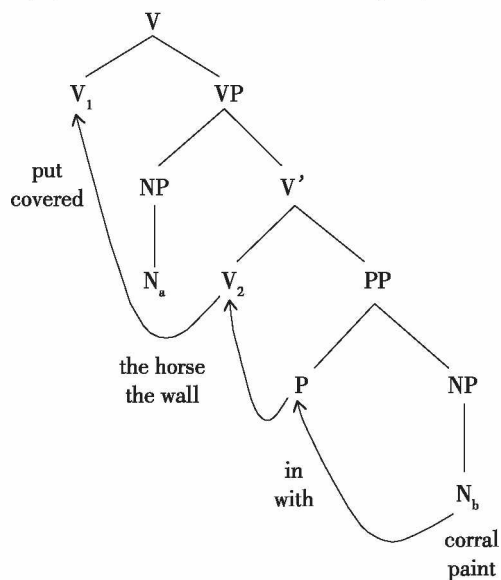


图1 处所动词与放置动词的句法推导

Hale 和 Keyser 认为名源动词是原生名词通过中心语移位(head movement)和句法合并(incorporation/conflation)等句法操作推导出来的,其基本假设是意义源于句法推导。如图1所示,指处所和放置物的名词都在  $N_b$  的位置,通过移位依次与介词 P、动词  $V_2$  和  $V_1$  结合,分别生成处所动词和放置动词。两种动词涉及两种不同的位置关系,主要是介词 P 不同造成的,处所动词涉及“中心重合(central coincidence)”(即密切接触),而放置动词涉及“终点重合(terminal coincidence)”。

根据 Hale 和 Keyser 的理论,有的名词不能转为动词是因为相关推导违反了句法原则。下面(3)的推导不成立是因为  $N_a$ (horse)与  $V_1$ (put)合并违反了中心语移位的限制条件,即只允许中心语-补足语(head-complement)关系中的合并;(4)的推导不成立是因为违反了“不能将间接宾语合并到动词中”这一句法原则。

- (3) Bill put the horse in the corral. → \* Bill horsed the corral.  
(4) I gave the house a coat of paint. → \* I housed a coat of paint.

可是,如果认为底层句法形式(underlying syntax)是(5a),按理 house 应该可以像 corral 一样通过推导转化成动词,但(5b)并不合法(Kiparsky, 1997):

- (5) a. I put a coat of paint on the house. → \* b. I housed a coat of paint.

这说明,底层句法形式的确定缺乏客观标准,推导过程还有其他限制条件阻止 house 动词化。

此外,一般认为,处所动词和放置动词源于同一概念结构,都是致使位移结构。Jackendoff (1990)指出二者的区别只是合并的论元不同,分别是表处所的目标论元(goal)和表放置物的客体论元(theme)。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 house 不能基于(5a)转为处所动词,house 不能基于(1a)转为放置动词,而 shelve 既可以转为处所动词(如 shelve the book),也可以转为放置动词(如 shelve the wall)。Kiparsky (1997)认为两类动词的主要区别是概念谓词(conceptual predicate)不同,一个是 BE-IN,表存在状态;一个是 HAVE-ON,表领有关系。他将 corral 和 paint 的词汇语义结构分别表征为:

(6) corral:  $\lambda z\lambda y\lambda x$  [CAUSE (x, (BE-IN (y, z))) and CORRAL (z)]

(7) paint:  $\lambda z\lambda y\lambda x$  [CAUSE (x, (HAVE-ON (y, z))) and PAINT (z)]

此外,他还分别从动词语义和名词语义出发提出了名转动的两个限制条件,一是“只有最底层的论元名词(即 z)才能转换成动词”;二是“当某个动作以某个事物命名时,涉及该事物的典型用途(canonical use)”。处所动词反映的是处所的用途,放置动词反映的是被放置物的用途。如 corral the horse 反映的是 corral 的用途而不是 horse 的用途;paint the house 反映的是 paint 的用途而不是 house 的用途;shelve 的两个动词义分别反映了 shelf 的两种用途。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位移句都可以推导出名源动词,(8)的推导成立而(9)不成立,就是因为胡椒粉的用途是撒在食物上调味,而不是撒在桌子上。

(8) a. Mary put the pepper on the beef. → b. Mary peppered the beef.

(9) a. Mary put the pepper on the table. → b. \*Mary peppered the table.

Jackendoff(1997:231-232)也提到,shelve 并不只是“放到架子上”,把单个锅或盘子放到架子上不叫 shelve,把书随意扔到架子上也不叫 shelve,其中涉及 shelf 的整理和收纳功能。

其实,Clark 和 Clark(1979)早已指出名转动的首要条件是人们对某一事物有共同的认识,了解有关这类事物的一般知识(generic knowledge)。具体包括事物的物理性质(physical characteristics)、形成与发展过程(ontogeny)、潜在用途(potential roles)。比如砖的物理性质包括形状、大小、重量、易碎性等;砖通常经过打泥坯、烧烤而成,然后由建材公司出售;砖通常用来砌墙,还可以用来挡门,在暴乱中可用作投掷武器。Clark 和 Clark 还将工具动词分为清理动词、固定动词、打击动词、刺杀动词等,分类依据就是名词所指事物的用途。

无论是“典型用途说”还是“一般知识说”,都意识到了名词对动词化的制约,但都把这些制约因素看成世界知识,而不是名词语义的一部分。名词视角研究未深入,根本原因是名词缺乏细致且系统的语义描写,词汇语义描写一直以动词为中心。生成词库理论提出的物性结构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名转动研究才真正走向名词视角。

### 3. 名转动的语义基础与语义映射

以往基于物性结构的名转动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只考虑物性角色的作用,未考虑名词语义类与名源动词之间的关系;二是未解释物性信息与名源动词语义的映射关系。本节将考察物性角色、名词语义类与名源动词之间的对应关系,证明物性结构在名转动中的语义基础作用,并以功用角色为例探讨物性角色如何实现为动词义。

#### 3.1 物性结构与名词的语义类

物性结构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包括四种物性角色(Pustejovsky,1995):

1) 形式角色(formal role):描写事物在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包括方位、大小、形状和维度等;

2) 构成角色(constitutive role):描写事物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材料、重量、部分和组成成分等;

3) 功用角色(telic role):描写事物的用途(purpose)和功能(function);

4) 施成角色(agentive role):描写事物是怎样形成或产生的。

以“刀”为例,它的形式角色描述刀的大小、形状等,构成角色包括刀柄、刀刃等,功用角色是“切、砍、削”等,施成角色是“制造”类动词。功用角色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功用角色(direct telic role),与名词构成动宾结构,名词所指事物是功用角色所表达的活动的直接对象,比如,“读”是“书”的直接功用角色。另一种是间接功用角色(indirect telic role),名词所指事物协助完成功用角色所表达的活动的。工具名词的功用角色就是间接的,譬如“切”是“刀”的间接功用角色。人工物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制造的,都有特定功用。自然物也可能为人所用,会有强加的功用(imposed telic;Pustejovsky,2003),如“水”可以用来“喝”或者“灌溉”,“冰”可以用来“使东西变凉”。这两类功用角色都与人的主观意图有关,带有目的性。此外还有与人的主观意图无关的自然功用(natural telic),表示事物的天然功能或能力,比如“腿”用来“走路”,“眼”用来“看东西”,“水”能“淹没东西”,“火”能“焚烧东西”。广义的物性结构还包括规约化属性(conventionalized attribute),指与事物相关的常规活动(参看 Pustejovsky & Jezek,2008;Jezek,2012)。比如“模仿人说话”是“鹦鹉”的规约化属性,“急切地吞食”是“狼”的规约化属性。

物性结构是百科知识与词汇语义之间的接口,说明了与一个事物相关的典型事物、事件和关系,表达了一个名词中典型的谓词和关系。在词义分析中引入百科知识早已有之,生成词库理论的贡献在于只引入属于语言知识的部分百科知识,并将其结构化(structurize)。这些知识是系统的、受约束的,在语言的生成和理解中起重要作用,不同于语用学中不受约束的百科知识(Jackendoff,1997:61-64)。换言之,这是词汇中固化的知识,比如“读”是“书”词义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物性结构刻画了名词的语义,就像论元结构刻画了动词的语义(Pustejovsky,1991)。例如,工具名词凸显间接功用角色,饮食名词凸显直接功用角色,部件名词凸显构成角色。根据物性结构信息,名词按语义内容可分为自然类(natural type)、人造类(artifactual type)与合成类(complex type;参看 Pustejovsky,2001、2006)。其中,自然类和人造类的区分最为重要。自然类是只与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相关的概念,例如“兔子、老虎、女人、天”。人造类是与功用角色和/或施成角色相关的概念,例如“刀、啤酒、护士、屠夫”。人造类与自然类最大的区别是有目的性,与人类社会文化密切相关。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区分并不等同于以往人工物名词与自然物名词的区分。人造类不仅指人工物,还包括被赋予某种特定功能或用途的自然物(参看 Miller,1996:169;Pustejovsky,2006;宋作艳,2016),比如“水”和“冰”。“石头”常用作工具和材料,也属于人造类。另外,指人的职业名词也属于人造类,都有特定的功用,如“护士”是“护理病人”的,“屠夫”是“宰杀牲畜”的(参看 Pustejovsky,1995:229-230)。在几种物性信息中,功用是核心,事物的构成、形式和制作都是为了实现其功能和用途。

### 3.2 物性角色与名源动词类、名词类的对应关系

表1(见下页)以英语和汉语中的名源动词为例,展示了物性角色与名源动词类、名词语义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对应比较整齐,而且有统一的释义模式,清晰地展示了哪些名词易于转用

为动词,而且简化了名源动词的分类:基于论元角色要分7类(放置动词、处所动词、工具动词、施事动词、受事动词、结果动词、持续动词<sup>①</sup>),而基于物性角色只需分5类(分别基于功用、施成、构成、形式和规约化属性)。

基于功用角色的名转动最有概括力,涵盖了五类名源动词:放置动词、处所动词、工具动词、部分施事动词和受事动词。相关名词都是功用角色凸显的,多是指人工物、职业身份和含特定功用的自然物名词,如“水”指“用水淹没”;还有含自然功用的人体部件名词,如“目”指“看、注视”。

(10) 秦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战国策》)

(11) 项羽目之,问为谁?(《史记》)

其中,基于间接功用角色的动词化最多,基于直接功用角色的很少。主要是因为名词已经占据宾语的位置,基于直接功用的动词化通常只能形成不及物动词。古代汉语中相对多一些,如“食(吃)、衣(穿)、酒(饮酒)、裘(穿皮衣)”,“食”和“衣”已可以用作及物动词。大概因为“食”“衣”是上位范畴,动词化后的宾语可以指具体饭食和衣物,如“衣锦食肉”。工具名词和人体部件名词间接功用角色最凸显,最容易转化为及物动词。

表1 名源动词的物性角色基础及对应的名词类

物性	名源动词类	释义	英语	汉语 <sup>②</sup>	名词类
功用	放置动词	用 NVO	paint butter pepper bandage	漆、油、糊、粉(脸)、絮/水、泥	人造类、自然类中的人体部件名词
	处所动词	用 NVO	corral bottle	圈、窖、袋/筐、囊	
	工具动词	用 NVO	hammer telephone stone hawk	网、锯、锄、锁、锤、架、百度、腿儿、奶、冰(使变凉)/刃、肘、目、蹄、火	
	施事动词(部分)	像 N 一样 VO	nurse butcher parent	主任、统帅/光(照耀)	
	受事动词(部分)	VN	lunch tea	便饭、宵夜/食、衣	
施成	受事动词(部分)	N 出现或制作 N	rain ice flower dream picture	锈、废话/雨、冰(结冰)、花、巢、渠、沟	自然类(自然现象)与人造类
构成	放置动词(反向)	使 N 脱离 O	peel stone bone		自然类:部件名词
形式	结果动词	使 O 成 N 的形状	brick powder pile	弓、片、粉(石灰)、堆	形状凸显的名词
规约化属性	持续动词	过 N	summer weekend		人造类:节假日名词
	施事动词(部分)	像 N 一样 V	wolf parrot	猫、狗	自然类:动物名词

基于施成角色的名转动生成的都是受事动词,包括不可控的自然现象,对应自然类名词,

① 参考 Clark 和 Clark(1979)的分类,原文分了9类,“受事动词”放在“其他类”中,这里没有包括例子很少的“经历动词”和“来源动词”。基于论元角色的名源动词分类一般在10类左右,如王冬梅(2010)、高航(2009)。

② 斜线前的例词是现代汉语中可以用为动词的,有些在古代汉语中已经动词化;斜线后的例词在古代汉语中动词化了,但现在已不再用为动词。例词都取自前人文献,笔者在《辞源》和《汉语大词典》中一一查证过,以确认动词义源于名词。

如“锈(生锈)、雨(yù,下雨)、冰(结冰)、花(开花)”;也包括人的创造行为,对应人造类名词,如“废话(说废话)、巢(筑巢)、渠(开渠)、沟(挖沟)”。

- (12) 孟冬之月,水始冰。(《礼记·月令》)  
 (13) 愁眼看双露,寒城菊自花。(杜甫《遣怀》)  
 (14) 后有二白鸠来巢其树庭。(《搜神记》)

基于构成角色的名转动主要涉及动植物部件名词,形成的名源动词属于放置动词中的反向动词(privative verb),指部件从整体上脱离。如 peel the apple 意思是“削苹果皮”,stone the cherries 是“去樱桃核”,bone the fish 是“剔鱼骨”。这类名词都是构成角色凸显的名词,与宾语构成部分-整体关系。

基于形式角色的名转动适用于形状凸显的名词,生成结果动词(goal verb)。如“弓着腿”是“使腿成弓形”,“片苹果”是“把苹果切成片状”,“粉石灰”是“使石灰成粉状”。

基于规约化属性的名转动主要涉及两类名词,一是节假日名词,意思是“过 N”,如 summer 指“过夏天”,weekend 指“过周末”;二是动物名词,意思是“像 N 一样 V”,涉及动物的典型行为特征,如 wolf 的意思是“像狼一样吞咽”,parrot 的意思是“盲目重复、模仿”。类似的名源动词还有 fox(欺骗)、bug(激怒)、swan(闲逛)、worm(像虫子一样慢慢爬行)等。汉语方言中“猫”有“蹲伏、闲待、躲藏”的意思,“狗”有“讨好、谄媚”的意思,近代汉语中“猴”有“像猴子一样攀援纠缠”的意思,如:

- (15) 宝玉听话,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红楼梦》)

在五种物性角色中,功用、施成与谓词的关系最密切,在名词的动词化中起关键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功用角色。从表 1 可以看出,功用角色的覆盖面最广。据 Fabrizio(2013) 统计,意大利语中的名源动词一半以上都涉及功用。功用角色在新的名词动用中依然起主导作用,如:

- (16)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17) 请把论文电邮给我。      (18) 有了消息请短信我。  
 (19) 你再键个字试试。      (20) 咱们周末农家乐吧。      (21) 今天,你摩拜了吗?

功用与目的、意图相关,动词化的名词都指称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动词化的自然类名词往往有强加的功用义,最能体现功用角色在动词化中的作用。比如石头可以用作武器来打人,也可以用作建筑材料,英语中的 stone 在这两个意思上都动词化了。意大利语中的 falcon(猎鹰)指专门训练后用来捕猎的鹰,动词化为 falconare 后意思是“捕猎”,利用的正是名词的功用角色。与之相对的 uccello(鸟)则被范畴化为被捕捉的“猎物”,对应的动词 uccellare 意思是“捕鸟”,同样词汇化了功用信息。英语中的 hawk 和 bird 也有类似的动词化。英语中的 fish 意思是“捕鱼”,whale 意思是“捕鲸”,rabbit 意思是“猎兔”,都是因为名词所指动物被看成“猎物”。其实,基于构成角色的动词化也是功用驱动的,例如 stone the cherries 是因为樱桃要去核才能吃。与施成角色相关的动词同样如此,制造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

### 3.3 功用角色到动词语义的映射:物性结构与论元结构的互动

Joh(2001)和 Volpe(2002)都继承了 Kiparsky(1997)的观点,认为放置动词和处所动词的基本意思是放置动作事件(put...in/on),也是原生名词的功用义。如,动词 bottle 的意思是“把(液体)放到瓶子里”,也是名词 bottle 的功用角色;动词 butter 的意思是“把黄油放到(面包)上”,也是名词 butter 的功用角色。Schroten(1997)和 Baeskow(2006)则认为名词的功用角色对应动词的结果状态事件,bottle 的功用角色是“瓶子里装着(液体)”,butter 的功用角色是“黄

油覆盖在(面包)上”。Rimell(2012)指出动作事件和结果事件都不是 butter 的功用角色, eat 才是。这说明名词的功用角色不一定直接实现为动词义。实际上,物性结构是名转动的语义基础,但如何实现为动词义受动词论元结构制约。

Rimell(2012)发现只有名词典型事件的论元结构与名源动词的论元结构一致时,这一典型事件才能成为名源动词的默认解释。比如,工具名词的典型事件是间接功用事件,与工具动词的事件结构和论元结构是一致的。工具名词 x 通过介词结构“用 x”实现为状语,还有两个论元位置 y 和 z 分别留给主语和宾语。以“网”为例,(22)的基本事件结构是“我(y)用网(x)捕捉鱼(z)”,与名词“网”的功用角色表达式(23)一样。

(22) 我网着了一条鱼。

(23) “网”的功用角色=捕捉(e, y, z) and 用(e, x)

间接功用角色凸显的名词容易转为及物动词,正是因为这种一致性或者说语义上的直接映射关系。

名词功用义到放置动词和处所动词的语义映射就没这么直接了。这两类动词包含的动作事件和结果状态事件确实都不是原生名词的功用角色,其蕴含的目的事件才是。以放置动词“漆”为例,它包含两个子事件,一是表动作的放置事件“涂在物体表面”,二是结果事件“覆盖着物体表面”。但若说“漆”是用来“涂在物体表面”的,或者说“覆盖着物体表面”,都不太自然。好坏通常是就事物的用途而言的,“好漆”是就其保护性和装饰性而言的,而不是涂抹动作和结果。所以,准确地说,“漆”的功用角色是“涂在物体表面、起保护和装饰作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这在名词“漆”的释义中有明确说明。动词“漆”的释义是“把涂料涂在器物上”,“起保护和装饰作用”虽未出现,却蕴含在其中。比如“漆墙”一定包含保护墙面并使之美观的意思,儿童把漆抹到墙上玩不能叫“漆墙”,把漆涂到墙上搞破坏更不能叫“漆墙”。同样,“糊”也不在于把黏性物抹在物体上,而是“用黏性物把纸、布等粘起来或粘在别的器物上”。处所动词的核心语义也不是位移,而是目的。把马“圈”起来,不是为了让马换个地方,而是为了方便喂养、防止走丢等;“窖”并非只是“放到窖里”,而是“放到窖里储藏”,这从“窖藏”一词也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词典》直接把“窖”释义成“把东西收藏在窖里”,动作和目的都包括了,释义最准确。

这两类名源动词常常凸显放置这一动作事件(如“把涂料涂在器物上”),具体功用义(如“保护和装饰”)在动词中却不凸显,常常实现为动作事件蕴含的目的事件,这是为什么呢?名词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功用角色,有的离名词远,有的离名词近(Pustejovsky, 2001)。放置事件也可以看成名词功用角色的一部分,或者说名词的一种功用角色,因为“涂在物体表面”说明了漆怎样用。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漆是用来涂墙的”。butter(黄油)可以给人提供某些营养(具体功用),作为食物是用来吃的(直接功用),通常用来抹在面包上(吃)(方式功用),三种功用后者依次蕴含前者。如果认可不同层次的功用角色,那么名源动词的意思与原生名词的功用角色就依然存在对应关系,只是选择哪个层次的功用角色词汇化到动词词义中的问题。功用反映的是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名词又往往动词化为及物动词。典型的及物动词含有致使义(CAUSE)和动作义(DO),会对受事宾语施加影响。动词的致使义与名词的功用义是一致的,所以基于功用义的名转动最常见。名词所指事物作用越大越容易转为及物动词,就是因为对应的及物动词对受事的影响程度也会越高,动词的典型性越强。工具名词的功用义通常表现为动作事件,跟典型及物动词的动作义一致,而放置名词和处所名词的具体功用义动作性

不强,说明怎么用的方式功用表达人类行为,动作义更强,最易被选中,在动词义中凸显。“漆”动词化为及物动词,其施事是人,自然就会选择表动作的功用角色“涂到物体表面”词汇化。动词“漆”的事件结构与名词“漆”的功用角色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图2所示,动词蕴含的目的事件才直接对应名词的具体功用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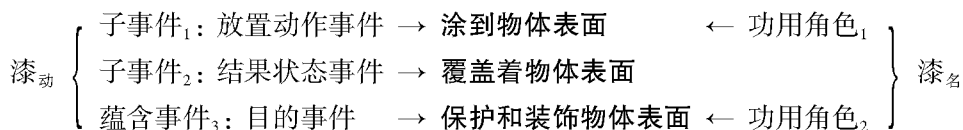


图2 动词“漆”的事件结构与名词“漆”的功用角色之间的对应关系

事件的目的对应事物的功用,二者的互通性从汉语“用NVO”这个结构的歧义性可以看出,比如“用漆保护和装饰物体表面”既可以看成表目的的连动结构,对应英语的 use sth to do sth,此时“用”为动词;也可以看成表功用的状中结构,对应英语的 to do sth with sth,此时“用”为介词。这种互通性从 telic、purpose 的词义也可以看出,二者都兼有目的和功用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蕴含预期目的的位移结构才可能推导出名源动词,(8)的推导成立而(9)不成立,就是因为前者蕴含调味的目的,而后者没有。butter 动词化凸显放置动作 put...on/in,而不是其他功用角色,也是因为及物动词要求有宾语论元位置,凸显动作义,butter 的直接功用 eat 和具体功用都隐含其中。当然,凸显动作义并非否定功用在名转动中的语义基础作用,动词化仍然是功用驱动的,围绕事物的具体功用,只是具体选择哪个层次的功用角色受动词义和动词论元结构的制约。表动作的间接功用通常会在动词义中凸显,直接功用和事物的具体功用则常常隐含在动词义中,体现了原生名词语义与名源动词语义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名词视角与动词视角的结合。

动作事件之所以能够代替目的事件出现,是因为行为动作都是带有目的性的,必然蕴含目的。蕴含的目的通常就是宾语所指事物的功能或用途,尤其是当宾语是光杆名词时(参看 Harley, 2008; Pustejovsky, 1995: 231-232)。比如,go to school 特指去学校上学(接受教育),go to the school 则只是去学校,可能是去上学,也可能是去打球、找朋友等。go to hospital 与 go to the hospital 也有类似的区别。汉语中也是如此,“动词+光杆名词”的动作事件可以代目的事件,比如上厕所(大小便)、上学校(上学)、下厨房(做饭)、下馆子(吃饭),这些说法甚至已经固化了。

既然放置动词和处所动词都是基于功用的,用功用结构来释义是最准确的,之前英语名源动词研究却集中在位移结构而不是功用结构,强调动词视角,也许是因为印欧语中的位移结构更凸显,Clark 和 Clark (1979)对这两类动词的分类都是根据 on、in 等方位介词。在不少印欧语中,处所动词和放置动词都有凸显位移义的前缀,如英语中的 incage(关在笼中,囚禁),in 是冗余的,只是凸显了位移义,因为动词 cage 中已经包含 in 的意思。unmask(除去某人的面具)中的 un-表示 mask 的反向动作,同样凸显了位移。意大利语中大部分处所动词都必须带前缀 im-或 in,如 im-bottigliare (to bottle),带前缀的 in-carcerare (to jail)比 carcerare(来自名词 carcere)常用。放置动词中的反向动词则含前缀 s-,如 s-bucciare(削皮)、s-mascherare(除去某人的面具)(参看 Heusinger et al., 2006)。Stiebels(1998)分析了德语中含此类前缀的名源动词,认为这类动词前缀并不参与动词化,而是附加在名源动词上明确空间关系,证据之一是这些词缀并不是名源动词特有的,也用于一般动词。不过,这种成系统的方向义前缀确实有助于凸显位移结构,方便对名词做动词义解读,印欧语名词更容易转为放置动词和处所动词也许与



之有关。

#### 4. 名词视角的普适性:更多语言的证据

对印欧语系中西班牙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汉藏语系中汉语的名转动现象的研究都证明了物性角色(尤其是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是名转动的语义基础,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南岛语系中的北排湾语,而且在含动词化词缀的名源动词(denominal verbs with affixes)中也有表现。名转动指名词未加动词化词缀、直接转类(convert)成动词,paint、“锯”都是典型实例。只是在名词词干上添加屈折词缀生成名源动词也属于名转动,因为屈折词缀的功能不是动词化,如意大利语可以在名词词干上通过添加 are、ere 或 ire 生成动词不定式形式,下文北排湾语名源动词中的词缀也是屈折词缀。名转动可能会导致语音略有变化,如“圈”破读为平声,shelve 发生了辅音交替。添加了动词化词缀的名源动词,其词缀的功能就是促成动词化,甚至贡献语义。

##### 4.1 北排湾语中的名转动

排湾语是台湾省排湾人使用的语言,属南岛语系,其中的名源动词很丰富。根据 Wu (2010)的研究,北排湾语中的名源动词是名词先零形式转换为动词词干,然后加焦点词缀变成动词。这一动词化过程属于转类而不是派生,因为这些词缀是屈折词缀,并不参与动词化,北排湾语中的谓语动词在句子中都要加焦点词缀(包括中缀-em-、-im-,前缀 si-、ma-和后缀-an等)来表一致关系(指示主语位置是施事、受事、地点还是工具)和时体信息。北排湾语中的名源动词主要来自带[-有生]和[+人造物]特征的名词,这些名词指称被赋予了某种功能的无生物。人造物名词在动词化上比较自由,适用所有的动词化规则,即可以加各种词缀;自然物名词受限,只有非生性的自然物名词(包括植物)才能动词化,动物类名词不行;专名中地点名词可以,人名不可以;亲属名词都不能动词化。文章提供了大量例子(见表2),我们观察发现,自然类名词主要涉及规约化属性和自然功用。例如植物类名词的动词化都涉及“生长”,cemengelaw 显示了阳光的照耀作用,maipu 显示了灰尘会弄脏其他事物的负面作用。人造类名词主要涉及功用角色或施成角色,连借自汉语的 pinsiang(冰箱)和 tinnaw(电脑)也通过功用角色动词化了,意思分别是“用冰箱冷冻”和“用电脑”。

表2 北排湾语中的名源动词

自然类 名词	patay 玉米	p-en-atay 玉米生长/种玉米	规约化属性
	vuraci 甜土豆	v-en-uraci 甜土豆生长	
	cemel 草	c-em-emel 草生长	
	ʼuval 头发	ʼem-uval 头发生长	
	gadean 山脊	g-em-agdean 沿着山脊走	
	ʼerepus 云	ʼem-erepus 变得多云	
	cengelaw 阳光	c-em-engelaw 照耀、照亮	自然功用
	vali 风	ma-vali 着风(因风感冒)	
	zaljum 水	z-em-aljum 淹没	
	ipu 灰尘	ma-ipu (因为)灰尘变脏	
ʼutjal 雨	ʼutjaal-an 下雨	施成	

人造类 名词	siaw 汤	s-em-iaw 喝汤	直接功用
	kava 衣服	si-kava 穿衣服	
	kucu 鞋	k-em-ucu 穿鞋	
	takit 刀	t-em-akit 戴上刀/佩戴刀	
	lakaraw 花环	l-em-akaraw 戴花环	
	tjara 戒指	tj-em-ara 戴戒指	
	cukui 桌子	c-em-ukui (用桌子)欢宴	间接功用
	calis 绳子	c-em-alis 捆绑	
	kupu 杯子	k-em-upu 用杯子装满	
	pinsiang 冰箱	p-en-insiang 用冰箱冷冻	
	tinnaw 电脑	t-em-innaw 用电脑	
	zuka 漆	z-in-uka 刷漆/绘画	间接功用/施成
	'acilay 石头	'em-acilay 用石头建造	强加的功用
	'avay 玉米饼	'em-avay 做玉米饼	施成
lavilu 芋头饼	l-em-avilu 做芋头饼		
'aliv 屋顶	'em-aliv 盖屋顶		

#### 4.2 含动词化词缀的名源动词

有些动词化词缀没有特定意义或者意义不可考,可将各类名词词根动词化。带这类词缀的名源动词与名转动生成的名源动词语义表现很像,涉及名词的功用、施成角色或规约化属性。有些动词化词缀含有特定的意思,为名源动词贡献语义,会标示这些物性角色。

##### 4.2.1 没有特定意义的动词化词缀

嘉戎语属于汉藏语系,根据林向荣(1993)的考察,嘉戎语名词变动词有两种方式,一是加前缀 ka-、kə-、nə-、və-等,二是加动词不定式前缀 ka-和中缀-na-、-nə-、-sa-、-sə-、-ra-、-rə-、-rə-、-ma-等。从提供的例子看,动词化的语义基础也是名词的功用角色、施成角色和规约化属性(见表3)。

表3 嘉戎语中含动词化词缀的名源动词

k'ɛlmə 驮子	kə-rə-k'ɛlmə 驮	间接 功用	kə-jtən 已积聚之物	kə-sə-jtən 积聚	施成
tə-pkor 背子	kə-pkor 背		ta-stɔs 字	ka-ra-stɔs 写、画	
ta-pkap 盖子	ka-pkap 盖		ta-rga 锅庄舞	ka-ra-rga 跳锅庄舞	
ntsən tu 剪刀	nə-ntsən tu 裁剪		tə-kpjət 辫子	kə-rə-kpjət 编辫子	
mblɪx 步	və-mblɪx 跨过		ta-mot 气	ka-wa-mot 吹	
tə-wlo 计谋	ka-nə-wlo 欺骗		tə-lək 绳子	kə-wə-lət 搓(绳子)	
kə-mə-mjə 认识者	kə-sə-mə-mjə 介绍		tə-ŋgle 谎言	ka-mə-ŋgle 撒谎	
tə-zə 食物	ka-za 吃	直接功用	ta-p'e 客人	ka-ma-p'e 招待	规约化 属性
ka-koki 颠倒之物	ka-sa-koki 颠倒	施成	voɣ 酒	nə-voɣ 醉	
tə-no 伤口	ka-nə-no 受伤		tə-skru 身体	kə-mə-skrəs 怀孕	

南岛语系的爪哇语也有丰富的动词化词缀(Sukardi, 2013),动词化也常常涉及名词所指

事物的功用或产生方式。例如:

(24) buntil 一种附加菜	m-buntil 做附加菜
thuthuk 锤子	n-uthuk 打
rokok 烟	ng-rokok 吸烟
sate 加香烤肉	ny-ate 吃/做加香烤肉
cet 颜料	nge-cet 绘画
pit 自行车	nge-pit 骑自行车
panggung 舞台	m-anggung 表演

#### 4.2.2 有特定意义的动词化词缀

这类词缀相当于轻动词,有特定的抽象义,使动词具有一定模式义。有些词缀标示了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说明二者是与动词化密切相关的语义成分。O'odham 语属于犹他—阿兹特克语(Uto-Aztecan)语系,常见的动词化标记是-mad,意思是“用”或“放”,涉及事物的用途(Zepeda, 1983; 转引自 Haugen, 2004: 237):

(25) cu'i 面粉	cu'i-mad 往……中加面粉
ko'okol 番椒	ko'okol-mad 往……中加番椒
'on 盐	'on-mad 往……中加盐
sitol 蜂蜜	sitol-mad 往……中加蜂蜜
jewedq 污垢	jewed-maq 弄脏
siswui 痰	siswui-mad 向某物吐痰

爪哇语中的后缀-an 有“使用”的意思,如 kathokan 的意思是“穿裤子”,pupuran 意思是“擦粉”,gelungan 意思是“戴假发髻”。

嘉戎语中的 rə-和 re-加在名词词根前可构成实现性派生动词,意思是“产生或实现该名词所指之物件或状态”(孙天心, 2006)。例如:

(26) khe 房子	kə-ré-khe 盖房子
leju 山歌	kə-rə-leju 唱山歌
khéXjuj 会议	kə-rə-khéXjuj 开会

意大利语中的后缀-ific 意思是“制造或创造某物”,例如(Fabrizio, 2013):

(27) frutto 果实	frutt-ific-are 使结果
esempio 例子	esempl-ific-are 举例
nido 鸟巢	nid-ific-are 筑巢

北排湾语(Wu, 2010)中的前缀 san-加在人工物名词前,意思是“造”,明示了与名词的施成角色有关。例如:

(28) san-uma' 盖房子	san-takit 做刀	san-vava 酿酒
-------------------	--------------	-------------

正因为有特定意义的动词化词缀可以为动词添加语义,这类词缀的语义范围更广,不限于标示功用和施成。犹他—阿兹特克语系是由美洲原住民土著语言组成的语系,这一语系中的动词化词缀很丰富,比如 O'odham 语中除了表使用(use)和制作(make)的词缀,还有表移动、运动、放置、去除等义的后缀(Haugen, 2004: 238)。Yaqui 语中的动词化后缀有四个:-ø(有)、-e(有)、-te(用)、-te(造)(Haugen, 2004: 242)。北排湾语中的 sa-加在处所名词前,意思是到某地去。例如:

(29) sa-gaku 去学校(上学)	sa-gade 去山上
----------------------	-------------

matu-加在有生名词前,意思是“像……一样”。例如:

(30) matu-kakeDian 像孩子一样      matu-'acang 像猪一样

再比如,汉语的“-化”也能使名词动词化,含致使义,意思是使某物具有其他事物的特征,如“大众化、表面化”。

## 5. 相关问题解释

名词视角研究还能对一些问题作出更合理的解释,比如名源动词的意义泛化、多义性、跨语言共性和差异,以及动转名。

### 5.1 名源动词的意义泛化

按照 Hale 和 Keyser (1992、1997) 的理论,名词通过合并进入动词词义,成为影子论元 (shadow argument)。在英语中,影子论元不能出现在句法层面,比如下面句子中的 shelf、paint 和 brush 都不能通过介词引入,不然就会造成重复。有意思的是,介词后却可以出现与转类名词有相同功用角色的其他名词。

- (31) a. to shelve a book on a (\* shelf) windowsill.  
b. to paint an inflamed throat with (\* paint) iodine.  
c. to brush his hair with (\* a brush) his hand.

Hale 和 Keyser (1992) 认为随着标记的删除,shelf 的部分内容变成了副词性成分,合并的论元 shelf 不可及了,因此 shelve 的意思就成了“用 shelve 的方式把东西放到架子或类似架子的东西上”,比如窗台。Kiparsky (1997) 则区分了真名源动词和伪名源动词,前者是从名词转换而来的,合并了论元,不能再带其他论元;后者却与名词共享一个词根,只是描绘某种活动或运动方式,不含处所、工具等论元,因此可以再引入论元。上述解释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既然是表方式,没有合并论元,为什么同形的名词不能作为论元出现?二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真名源动词会发生变化,引入新论元。小写的 google 已成为动词,在《韦氏大学词典》中的释义为“使用 Google 搜索引擎在国际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目前已经开始泛指为“在网上搜索”,在下面的句子中引入了新论元 Yahoo (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167):

- (32) This cartoon was one of the first hits when I googled “hegemony” on Yahoo.

三是不能解释语言的差异,“漆”不能引入新的论元,paint 却可以,难道“漆”是真名源动词,而 paint 是伪名源动词? 本文认为,能够引入新论元是因为名源动词的意义泛化了,或者说其中名词的意义淡化了,根本原因是不同的事物可以有相似的作用:窗台和架子一样可以摆放书籍,碘酒和漆一样可以涂抹在物体表面起保护作用,手和梳子一样可以梳理头发。汉语名源动词也是如此,“铲”不一定用铲子,可以用铁锹、刀、推土机等,“梳”头发可以用手,“刷”碗可以用手、抹布等,“冰”西瓜不一定用冰,可以用凉水,“糊”东西可以用各种黏性物。就像打电话不一定用电话机,可以用 skype、微信,下棋可以用石子。换言之,这是基于名词功用义相似的动词义泛化,动词化的名词都属于基本范畴,在功能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或者说代表了某种典型的动作。汉语中的影子论元可以出现,可以说“用梳子梳头”,也可以说“用手梳头”,梳子与手的功用相似性一目了然。名源动词的意义泛化恰恰说明名转动不在于合并各种论元,而在于词汇化物性角色,尤其是功用。当然,不是所有名源动词都会发生意义泛化,意义泛化具有规约性,是动态的。paint 已经泛化了,而“漆”尚未泛化;google 已有泛化迹象,“百度”还没有。甚至“用百度百度一下”也不太能说,说明其中的工具论元“百度”意义尚未淡化。

## 5.2 名源动词的多义性

不少名源动词有多个意思,有的是动词义引申的结果,与名转动无关,比如动词“筛”隐喻引申为“经挑选后淘汰”。有的是因为名转动词汇化了名词的不同物性角色、不同功用角色或不同层次的功用。比如,“粉脸”是“用粉抹脸”,“石灰粉了”是“石灰变成了粉状”,分别与功用和形状有关;同样的,brick有“用砖建造”的意思,与砖的功用有关,在brick the cheese中则是“把奶酪做成块状”,与砖的形状有关。古代汉语中“雨”有“下雨”的意思,也有“润泽”和“灌溉”的意思<sup>③</sup>,前者与施成有关,后两者与功用有关;flower有“开花”和“用花装饰”两个意思,也分别与施成和功用有关;爪哇语中的nyate既指“吃加香烤肉”,也指“做加香烤肉”,分别词汇化了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paint既有“用漆刷”的意思,也有“绘画”的意思,对应paint的两种用途;stone既有“用石头砸某人”的意思,也有“用石头铺”的意思,分别显示了石头作为攻击工具和作为石料的两种用途;water有“在(某物)上浇水或洒水”“在(饮料)中加水冲淡”等意思,与水的不同用途有关。shelve the book指“把书放到架子上”,shelve the wall指“把架子装到墙上”,分别指向架子的具体用途和常见的使用方式。

## 5.3 不同语言的共性和差异

上文对不同语言的考察显示,各种语言的名转动共性很强,通常都涉及工具名词、衣食名词、部件名词等。这种共性源于物性信息的普遍性,物性信息来源于概念知识,植根于人类的认知。因为基于相同的物性角色,不同语言中意思相当的名词动词化后意思往往也相同,尽管动词化手段可能不同。比如,汉语的“梳”和英语的comb意思都是“梳理”;古汉语中的“花”、英语中的flower、意大利语中的fiorire(名词形式为fiore)和罗马尼亚语中的inflori意思都是“开花”;“冰”在现代汉语中有“使变凉”的意思,如“用凉水冰一下西瓜”,在古代汉语中有“结冰”的意思,英语中的ice两个意思都有;排湾语中的'emacilay和英语中的stone都有“用石头建造”的意思。

当然,也有一些对应名词动词化后意思不同,表4是部分例子。主要原因是动词化选用了不同的功用角色,前四组例子都是如此。功用是一种社会属性,与事物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作用有关。不同社会中人们的关注焦点可能不同,使用的方式可能不同,因而词汇化到动词中的功用角色会有差异。从根本上说,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语言名词范畴化的差异。比如,古代汉语中的“筐”和英语中的basket都关注筐作为盛具的功能,意大利语中的cestinare则把筐作为搬运垃圾的工具;古汉语和排湾语关注水能淹没其他事物的作用,英语和O'odham语则关注水的灌溉功能;英语关注刀作为工具和武器的功能,排湾语则关注刀的佩戴功能;英语关注桌子的放置功能,排湾语则关注桌子在宴会中的作用。其次,是因为不同语言的动词化选用了不同的物性角色:汉语和排湾语关注灰尘对人类造成的不好影响,英语关注消除灰尘的影响,荷兰语则关注灰尘飞扬的规约化属性;英语的butter和德语的buttern分别关注黄油的用途和来源;英语关注屋顶与建筑物的部分与整体关系,排湾语则关注屋顶作为人造物的产生方式。

古代汉语中有些食物名词的动词化反映了其制作过程,如“醢(制成肉酱)”“腊(制成干肉)”和“脯(制成干肉)”,但多数情况下都指“把人制成肉酱或干肉”的刑罚,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任荷,2014)。排湾语与山有关的名词容易动词化,如gemagdean(沿着山脊

<sup>③</sup> 如: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刘向《说苑·贵德》);山村不假阴,流水自雨田(孟郊《终南山下作》)。

走)、sa-gade(去山上),说明山在排湾人的日常生活中很重要。

表4 不同语言中对应词的动词化差异

古代汉语“筐”:用筐盛	意大利语 cestinare(<cestino): (装到筐里)扔掉
古代汉语“水”和排湾语 zemaaljum:用水淹没	英语 water 和 O'odham 语 sudagi:在……上浇水或洒水
英语 knife:用刀割或刺	排湾语 temakit(<takit):佩戴刀
英语 table:将……放置于桌上	排湾语 cemukui(<cukui):(用桌子)欢宴
汉语“灰”和排湾语 maipu(<ipu 灰):弄脏	英语 dust:擦去……的灰尘 荷兰语 stuiv(<stof):尘土飞扬
英语 butter:在……上涂抹黄油	德语 buttern:造黄油
英语 roof:给……盖上屋顶	排湾语 'emaliv(<'aliv):盖屋顶

#### 5.4 动转名现象

基于物性角色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动转名。王冬梅(2010)从动词的论元结构角度区分了现代汉语中七类动源名词(deverbal noun)。与名词动用一样,绝大部分动转名与功用角色、施成角色有关。动转名最常见的是动作转喻施事、工具和结果等(王冬梅,2010;高航,2009),前两类都与功用有关,分别引申为职业名词和工具名词,如“导演、编辑、翻译、出纳、刹车、标点、证明、装饰”。这些词都含有固有功用义,动词就是名词的功用角色,如“导演”的功用角色是“导演”,“刹车”的功用角色就是“刹车”。功用直接表现在字面,便于明确职责分工和工具的作用。“穿戴、吃喝、开销”也与功用角色有关。“发明、雕刻、建筑、汇编、预言”则是动作的结果,动词形式是名词形式的施成角色。可见,物性角色,尤其是与谓词相关的功用角色和施成角色是名动互转的语义基础。

#### 6. 结语

动词视角和名词视角展现了不同的研究图景:前者是事件视角,关注原生名词在名源动词的论元结构中充当什么论元角色;后者是事物视角,关注名源动词在原生名词的物性结构中充当什么物性角色。名转动是一种转喻现象,名词转指与之相关的动词,转喻基于概念域中的邻近性。动词视角的研究以论元结构为概念域,但无法解释为什么转指这个动词而不是其他动词;名词视角的研究把物性结构看作概念域,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转指的动词在物性结构中是可以预测的,凸显功用义的人造类名词最容易动词化就是因为其物性结构中有可及的动词。名词视角的引入不仅能揭示哪类名词更易于动词化,而且能揭示名词义与动词义之间的映射关系,尤其是事物功用和事件目的的互通性;基于物性角色,名源动词分类更简化,而且释义更准确;跨语言的考察显示了名词视角的普适性,不仅适用于名转动,而且在含动词化词缀的名源动词中也有表现。此外,名源动词的意义泛化、多义性、不同语言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动转名等问题在名词视角下也能得到更好的解释。

当然,引入名词视角并非否定动词视角,二者互为补充,名转动是物性结构与论元结构互动的结果。名词语义中的物性信息是名转动的语义基础,但这只是一种潜能,能否动词化以及如何动词化受制于各语言的结构特点(比如语言综合性的强弱、位移结构的凸显性)和社会文化,哪种物性角色被选用以及如何词汇化到动词语义中还受制于论元结构。表动作的间接功用角色最易被动词化选用,在动词义中凸显,因为与及物动词的论元结构、致使义和动作义一致;表事物具体功用的功用角色则常常隐含在动词义中,对应动作蕴含的目的。



## 参考文献

- 高 航 2009 《认知语法与汉语转类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何九盈 王 宁 董 琨(主编) 2015 《辞源》(第3版)，商务印书馆。
- 林向荣 1993 《嘉绒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 罗竹凤(主编) 2011 《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 任 荷 2014 《先秦汉语“名词动用”现象研究》，《语言学论丛》第五十辑，商务印书馆。
- 宋作艳 2013 《逻辑转喻、事件强迫与名词动用》，《语言科学》第2期。
- 宋作艳 2016 《功用义对名词词义与构词的影响》，《中国语文》第1期。
- 孙天心 2006 《嘉戎语动词的派生形态》，《民族语文》第4期。
- 王冬梅 2010 《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徐盛桓 2001 《名动转用的语义基础》，《外国语》第1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纂室 2017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
- Baeskow, Heike 2006 Reflections on noun-to-verb conversion in English. *Zeitschrif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25: 205-237.
- Clark, Eve V. and Herbert H. Clark 1979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 *Language* 55:761-811.
- Fabrizio, Claudia 2013 The meaning of a noun converted into a verb: a semantic exploration on Italian. *It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5.2: 175-219.
- Hale, Ken and Jay Keyser 1992 The syntactic character of thematic structure. In I.M. Roca (ed.), *Thematic Structure: Its Role in Grammar*, 107-143. Berlin: Foris.
- Hale, Ken and Jay Keyser 1997 On the complex nature of simple predicators. In Alex Alsina, Joan Bresnan and Peter Sells (eds.), *Complex Predicates*, 29-65.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Harley, Heidi 2008 Bare roots, conflation and the canonical use constraint. Talk presented at the NORMS Workshop on Argument Structure, February 6. Sweden: University of Lund.
- Haugen, Jason D. 2004 *Issues in Comparative Uto-Aztecan Morphosyntax*.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 Heusinger, Klaus von and Christoph Schwarze 2006 Underspecification in the semantics of word formation: the case of denominal verbs of removal in Italian. *Linguistics* 44.6: 1165-1194.
- Jackendoff, Ray 1990 *Semantic Structures*. Cambridge: MIT Press.
- Jackendoff, Ray 1997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Cambridge: MIT Press.
- Jezek, Elisabetta 2012 Acquiring typed predicate-argument structures from corpora. I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Joint ISO - ACL SIGSEM Workshop on Interoperable Semantic Annotation*, 28-33.
- Joh, Yoon-kyoung 2001 A semantic analysis of denominal verbs in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215-235.
- Jun, Jong Sup 2009 Enriched composition in denominal location/locatum verb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4: 161-186.
- Kiparsky, Paul 1997 Remarks on denominal verbs. In Alsina Alex, Joan Bresnan and Peter Sells (eds.), *Complex Predicates*, 473-499.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 Miller, George A. 1996 *The Science of Word*. New York: 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
- Nakatani, Kentaro 2003 Denominalization in the generative lexicon. In Shuji Chiba et al. (ed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Language*, 493-509. Tokyo: Kaitakusha.
- Pustejovsky, James 1991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4: 409-441.
- Pustejovsky, James 1995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IT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2001 Type construction and the logic of concepts. In Federica Busa and Pierrette

- Bouillon (eds.), *The Language of Word Meanings*, 91–1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2003 Categories, types, and qualia selection. In Di Sciullo Anna Maria (ed.), *Asymmetry in Grammar*. (I): *Syntax and Semantics*, 373–393. Benjamins: Amsterdam.
- Pustejovsky, James 2006 Type theory and lexical decomposi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Science* 6: 39–76.
- Pustejovsky, James and Elisabetta Jezek 2008 Semantic coercion in language: Beyond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Special Issue of It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1: 181–214.
- Rimell, Laura D. 2012 *Nominal Roots as Event Predicates in English Denominal Conversion Verbs*.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 Schroten Jan 1997 On denominal parasynthetic verbs in Spanish.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14.12: 195–206.
- Stiebels, Barbara 1998 Complex denominal verbs in German and the morphology-semantics interface. *Yearbook of Morphology 1997*. Springer Netherlands.
- Sukardi, Mas 2013 Denominal verb formation in Javanese language, Banyumas dial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5.6: 217–224.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Graeme Trousdale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lpe, Mark 2002 Locatum and location verbs in Lexeme-Morpheme Base Morphology. *Lingua* 112: 103–119.
- Wu, Chun Ming 2010 Denominalization in Northern Paiwan. 《台湾学志》(1): 231–265.
- Zepeda, Ofelia 1983 *A Papago Grammar*.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宋作艳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meszy@163.com

##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语言文字卷学科编委会 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

2018年3月31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语言文字卷学科编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平安府宾馆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有:《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语言文字卷主编刘丹青,大百科出版社副总编刘杭,语言文字卷编委暨各分支学科主编方梅、冯志伟、顾曰国、胡建华、黄德宽、黄行、黄长著、李宇明、麦耘、石锋、汪维辉、文秋芳、吴福祥、杨玉芳、张伯江、章宜华,各分支副主编陈泽平、董秀芳、金立鑫、蓝庆元、李爱军、梁茂成、穆雷、杨小璐、曾晓渝,学科秘书夏俐萍,外审专家赵志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李娜等。

会议充分肯定了各编委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刘丹青主编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百科全书应该更加面向国际,做出与我们综合国力相配的学术水准,得到国内和国际同行的认可。在撰写大百科条目的过程中,需要树立辞书意识,中立、平和的意识,广域受益意识,世界眼光与中国立场的意识,当代意识,恒久意识。

(夏俐萍)





**SONG Zuoyan, Semantic motivations of noun-to-verb conversion: From verb-perspective to noun-perspective**

Studies on denominal verbs have undergone a transition of perspective from verbal semantic structure to nominal semantic structure. The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denominal verbs, while the latter argues for the qualia structure of parent noun as the semantic basis of verbalizat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new perspective sheds a great deal of light on the issue with respect to verbalization and has many advantages. First of all, a noun-oriented study will show what kinds of nouns tend to be verbalized, hence simplify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denominal verbs. Secondly, it reveals the mapping relation between qualia roles and the meaning of denominal verbs, which mak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verbs more natural. Thirdly, the noun-perspective is also applicable to affixed denominal verbs, and to analogous cross-linguistic data as well. Furthermo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se two perspectives are not conflicting but complementary, since verbalization is the consequenc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qualia structure and argument structure. More specifically, though verbalization is driven by qualia structure, it is the argument structure that determines which quale is activated and how it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meaning of the denominal verbs.

**Key Words:** noun-to-verb conversion, denominal verb, qualia structure, argument structure, interaction

**HUANG He, Multidimensional contact and language diffusion models: A glottogram analysis of the direct address of “grandfather” in the Yixing diale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glottogram analysis of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direct address of “grandfather” in the Yixing dialect. A special focus is placed on the eight villages along the isthmus between the Gehu lake and Magongdang lak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pecial phenomena of direct address in multidimensional contacts from a socio-geo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e mechanism of language contact is complicated in that it involves both horizontal geographic contact and vertical intergenerational interference. However, it can deduce diffusion directions in both geography and age by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a specific geographic area such as an isthmu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 reflection is made on language diffusion models as well as the methods of fieldwork. The article proposes two different language diffusion models, namely, the “cascade” model and the nondiscrete geographic spreading model. Furthermore, a fieldwork procedure that attempts to prioritize different forms in the collected data is suggested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ity of data caused by multidimensional contacts.

**Key Words:** step-by-step investigation method, geographic Lücke, glottogram, “cascade” model, nondiscrete geographic spreading model

**WANG Rudong, On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shuode* (说的) in the Hai’an dialect**

In this paper the word *shuode* (说的) in the Hai’an dialect is sub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 With the meaning “to speak”, *shuode*<sub>1</sub> bears similarity to *shuo* (说) in terms of usage, yet they exhibit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and meaning. Roughly corresponding to the Mandarin word *jushuo* (据说), *shuode*<sub>2</sub> carries a notion of reporting, which is function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huode*<sub>1</sub> that signals the meaning “to speak”. *Shuode*<sub>3</sub> expresses a variety of emotions, such as surprise, dissatisfaction, confirmation and exclamation by the sudden realization of a fact. *Shuode*<sub>4</sub> functions as a word expressing supposition or transition and can usually be used to introduce topics in the beginning of sentences. Both *shuode*<sub>3</sub> and *shuode*<sub>4</sub> belong to the functional category of surprise.

**Key Words:** Hai’an dialect, *shuode* (说的), hearsay, surprise